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 仪 (1)
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	叶恭绰 (32)
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	朱启铃 (60)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章士钊 (63)
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	仇 鳌 (72)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对湘作战经过	张联棻 (91)
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	刘振生 (108)
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	刘冰天 (115)
我所了解的段祺瑞	邓汉祥 (122)
谈袁克定	恽宝惠 (139)
醇亲王府的生活	溥 杰 (143)
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一)	王芸生 曹谷冰 (208)

附注

对《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的订正见《选辑》第三

十四辑第二七三页

目 录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 仪 (1)
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	叶恭绰 (32)
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	朱启铃 (60)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章士钊 (63)
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	仇 鳌 (72)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对湘作战经过	张联棻 (91)
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	刘振生 (108)
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	刘冰天 (115)
我所了解的段祺瑞	邓汉祥 (122)
谈袁克定	恽宝惠 (139)
醇亲王府的生活	溥 杰 (143)
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续一)	王芸生 曹谷冰 (208)

附注

对《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的订正见《选辑》第三

十四辑第二七三页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儀

一 在袁世凱时代

幼年时代,在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候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現象:处于深宮,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时是很清晰的小販叫卖声,或者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們把这种現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在我的回忆中,“响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軍乐演奏。

“袁世凱吃飯了。”在我身旁的总管太监张謙和有一次告訴我:“袁世凱吃飯的时候还奏乐,比皇上还神气!”

张謙和的光嘴巴抵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情。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已經能够从他的詞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在当时的年岁上,我可以从“响城”的各种音响上想象傳說中的街道是什么样,叫卖的小販如何站在我想象出的舞台上表演他的噪音,大兵們又如何想用歌声压过小販的叫卖……。它把我带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城廂生活的图画,也把我引入耻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凱面前摆着比太后桌上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羣的人伺候他,給他奏

* 編者注:这是作者所写长篇稿件《我的前半生》中的一章。

乐、搥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我想象的翅膀飞得更高；陈老师（陈宝琛）给我讲的同治“中兴”、康乾盛世等等景象是构成想象的主要材料。这种音响不是我站在养心殿的宫院里而是在毓庆宫从老师的嘴里听来的。那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旧臣们的话说，就是“光复旧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①，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②，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伪“满洲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心灵的指导去活动。在我童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和由内务府大臣世续得民国总统同意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我也这样称呼他）。这些谨慎而稳重的人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来滑稽，但是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个理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忿忿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太后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

① 丁巳事件即一九一七年的张勳复辟。

② 甲子阴谋是一九二四年故宫博物院将金梁、康有为等活动复辟的文件印行出版，书名《甲子复辟阴谋文证》。

詭異。太后在世時，宮里總是陰陰郁郁的，好象禍事隨時都會降臨的樣子。每天我向太后請安時，常看見她在擦眼淚。有一次我在西二長街散步，看見成羣的太監在搬動體云殿的自鳴鐘和大瓶之類的陳設。張謙和愁眉苦臉地念叨着：

“這是太后叫往頤和園搬的。到了頤和園還不知怎麼樣呢！”

大批太監逃亡的事跟着發生了。因為太監們紛紛傳說，到了頤和園，一包围，全都活不成了。張謙和也成天叨念這些事，免不了又露出忿忿然的神色說：“萬歲爺到哪儿，奴才跟到哪儿保駕，決不象那些胆小鬼！”不過我還記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龍床帳外替我唸書^①的聲音，也是有氣無力的了。

民國二年的新年，氣氛開始有了變化。在陽曆除夕這天，陳師傅在毓慶宮里一落座，一反常態，不去拿硃筆圈書，却微笑着瞅了我一會，然後說：

“明天陽曆元旦，民國要來人給皇上拜年。是他們那個大總統派來的。”

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進行政務指導，我不記得了，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發現。他告訴我，這次接見民國的禮官，採用的是召見外臣之禮。我也用不着說話，內務府大臣紹英就全代辦了，我只坐在乾清宮龍書案後頭寶座上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了金龍袍褂，戴上珠頂冠，掛了朝珠，穩坐在乾清宮的寶座上，兩側站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帶刀的御前侍衛們。總統派來的禮官是朱啟鈐，他一進殿，在門口那里向我鞠了一個躬，向前又鞠了一躬，走到我的台前又深深

^① 為了幫我記憶，太后規定：每天在我起床前，由張謙和替我把昨天念的書朗誦一遍。

鞠了一躬，然后朗诵“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向大清皇帝问好，……”的贺词。内务府大臣绍英走到我的台上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给他，他站在台上向朱启铃念了一遍，又跪着交还给我。朱启铃又向我鞠躬后退，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我就发现了气氛的变化：首先是我的卧室床旁又出现了张谦和的朗朗唸书声，其次是毓庆宫里陈师傅对我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子，摇头晃脑地说：“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阳曆元旦，不久，到了我的生日（正月十四日，因为和道光皇帝的忌辰是一天，改为十三日）。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了专使到乾清宫向我致贺词，于是在民国元年間几乎已经消声匿迹的“王公大臣”們，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紅頂花翎，出现在神武門前和紫禁城內。……在民国元年間到宮里来的大多数在进城前穿着便服，进了城才换上袍褂，頂戴花翎。……現在他們經過阳曆元旦一場演出的启示，又敢于明目张胆地穿戴齐全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落日城中繁华气象的，是隆裕太后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是三月十五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的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又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袁世凯另又派国务卿赵秉鈞率领了全体国务員以外国使节之礼来祝贺。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自己臂纏黑紗致哀，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員服丧二十七天，又出动了全体国务員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謂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議員吳景濂主祭；軍界举行了所謂全国陆軍哀悼大会，領銜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將軍段祺瑞。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我看見了夹杂在玄色袍褂中的民国

大礼服，看見陈师傅下巴的白胡子团得更乱，父亲脑后的花翎更加跳动，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让他们感到新的希望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太傅徐世昌也从青岛赶来了，接受了清室赏戴双眼花翎。徐世昌在颁布退位后带着一根辮子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寓公，起了一个含意双关的别号“东海”。他这次出现的意义，我在下文中还要谈到。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討袁运动，即所谓的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就以袁世凱的胜利而结束。袁世凱接着用軍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后，給我写了一个报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謹致书大清皇帝陛下，茲于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將統治权公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团体，命袁世凱以全权組織临时共和政府，合汉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經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稔于茲，深虞隕越。今幸內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經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統一，友邦皆已承認，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躋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軌而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茲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摯。維有薰督国民，革新郅治，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 袁世凱”

由于这一連串的现象，遺老們中間便起了各种議論。

“袁世凱究竟是不是曹操？”

“項城当年和徐馮段說过对民軍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馮段

才答应退位的主意。也許这就是智取？”

“我早說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宮保单要改成个辞位呢？辞者，暫別之謂也。”

“大總統說办共和，办的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試行的意思。”

不管怎样猜测，遺老們有不少人反正是越来越兴奋了。这年冬天，在光緒和隆裕奉安的时候，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出活剧。主演的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宮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統三年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大臣，辛亥后也躲到青島，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設的“尊孔文社”主持社务。在这出戏里被当作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的山东巡撫，袁政府里的国务員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他父亲孙詒經被遺老們視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天这一批国务員由赵秉鈞率領来致祭，在致祭前赵秉鈞是先脱下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的礼。这又給孤臣孽子梁鼎芬觉出了气候，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沒带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員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員的面前，指着鼻子問：

“你是誰？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給这位老朋友問怔着了，旁边的人也都轉过头来向这边。梁鼎芬接着更提高嗓門說下去：

“你忘了你是孙詒經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見先帝先后，你有廉恥嗎？你——是个什么东西！”

“問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們俩一唱

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

“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梁师傅后来给我描绘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结庐守松”和“正颜退刺客”，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迹，讲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讲情节越完整，故事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驻孤臣孽子兴奋的事情越加多了。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缭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称之为貳臣，他自己却自言自语地宣称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当局也不为怪。于是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写出了正续两篇《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了。他写了信给徐世昌让徐代向袁世凯去游说。这时清室太保徐世昌同时又成了民国政府的国务卿。徐把劳乃宣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让他到北京作参议。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位前清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一位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儼然以遗老自居，要投复辟之机了。

紫禁城里搬家的事根本不提了。谨慎稳健的内务府大臣世续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一次。袁说：

“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还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住，能叫谁住？”

这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作过事的一位遗少告诉我的。当时世

續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談这类事情，要談的也要經過陈師傅。照師傅当时的說法，“看样子他們總統，倒象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在盟府，为各国所承認的。……”

師傅的話，好象总是沒有說完全。現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頗有見地的“慎重态度”，和紫禁城外的勞乃宣那些遺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現的乐观确实是謹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凱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認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宮和太庙，这固然給了紫禁城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宮保”这里所看到的也就只限于此，所生的幻想也还是一相情愿的多。何况在醇王兄弟們心里更不相信袁世凱会捐弃旧嫌，因此，紫禁城就不能表示出太多的兴奋。后来不久，当复辟年到了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事实証明这种“审慎”的态度更是完全必要的了。

风头的变换，是由一个肃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傳聞开的头。袁世凱把这一案批交民政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說过还政于清的宋育仁被步軍統領衙門（等于警备司令部）递解回籍。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少人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論都不見了。在青島正准备来京赴任的勞乃宣也不敢来了。但这时人們还有些惶惑不解，因为袁世凱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文上又批上了“严禁复辟謠言，既往不究”这种奇怪的話。而宋育仁的递解也很别致：袁世凱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又大受各衙門的酒宴欢送，叫人弄不清宋育仁到底是受罰还是受奖。一直到民国四年，總統府的美国顧問古德諾发表了一篇說是共和制不适中国国情的文章，繼而又有筹安会出现主张推袁世凱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滿天疑云，使人們明白了袁世凱要复的什么辟。

事情已經清楚，而紫禁城的恐怖和憤激也一齊發生了。我從响壁中聽見袁世凱樂隊奏樂，就是在這時候。那幾天，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辛亥後屬民國所有）進行油漆，在養心殿院子裏可以看見油漆工的腳手架，張謙和告訴我，那是袁世凱要在三大殿登極。

不論是誰，只要在院子裏行走，都要關心地向那邊張望一下，想看出附近工程進行的情況，好象自己的命運就決定在工程的結束上似的。太妃們每天都要燒香拜佛，求大清的護國神“協天大帝關聖帝君”的保佑。儀仗是忙不迭地赴溥倫搬走了，玉璽因為是滿漢合璧的，並不合乎袁世凱的需要（歷史上出名的和氏璧在清朝不用作玉璽，而是當做古董玩賞了），倒是一塊也沒有拿去。事實上如果袁世凱說一聲全要，交泰殿的所有“御璽”也會乖乖地交出去，因為太妃她們早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這種空氣的重壓，特別可以從太監們的神色上感覺出來。早晨我臥室內的背書聲不用說又低沉了，御前小太監們也常常交頭接耳，有時竟神不守舍地傳說着：

“太和殿油漆完了！”

毓慶宮有了一個最顯著的变化：師傅們對毓崇特別和氣，沒有人再拿他當“伯禽”來看待。毓崇在太妃那里也成了紅人，常常被叫進去賞賜些鼻烟壺、搬指之類的玩藝兒。當我說話一提到袁世凱，師傅就向我遞眼色，我就趕緊改嘴，以免讓毓崇聽見傳到他父親溥倫耳朵里去。

有一天，毓崇又高高兴兴地應召到太妃那里去了，陳寶琛看見窗外已經沒有他的影子，從懷里拿出了一張紙條，秘密地對我說：

“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

我拿過來，看見這一行字：

“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

他解釋說，這是說我的仇人袁世凱前途凶惡，不能危害于我，是個吉卦。他還燒了龜背，弄過蓍草，結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說我可大大放心。這位老夫子為了我的命運原來把原始社會的一切算命辦法都用過了。我因此大受感動，也大受安慰。陳老師傅還搖頭擺腦地說：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慝的袁世凱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終；不我能疾，不我能疾，優待條件載在盟府，為各國所公認，袁世凱焉能為疾于我乎？”

為了“不我能疾”和保住優待條件，師傅、王爺和內務府大臣們除卜卦之外所進行的活動，他們雖沒有告訴我，我也知道了。他們和袁世凱談了一筆交易，總起來說，就是由清室表示擁護袁皇帝，袁皇帝承認優待條件。內務府給袁一個正式公文說：“現由全國國民代表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推戴大總統為中華帝國大皇帝，為除旧更新之計，作長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極表贊成。”這個文換回來袁世凱親筆寫在優待條件上的一段跋語：“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條件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應當列入憲法。袁世凱乙卯孟冬。”

這兩個文件的內容，後來都見于民國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總統令”中。這個令發表的一個月前，我父親日記里還有這樣一段記載：

“十月初十日（即陽曆十一月十六日）：上門（意為到紫禁城）偕世太傅見四皇貴妃，稟商皇室與袁大總統結親事宜，均承認可，命即引一切云。在內觀看秘件，告安，一切如恆云云。”

所謂秘件，就是袁世凱在優待條件上手寫的跋語。所謂親事，

是袁世凱叫江朝宗向我父親同世續提出的，太妃們心里不願意，可是也不得不從。其結果，自然優待條件沒列入憲法，我也沒當上袁家的女婿，因為袁世凱作了八十几天的皇帝就下了台，不久也就氣死了。

二 丁巳復辟

袁世凱去世的那天，消息一傳進紫禁城，人人都象遇見了大喜事。太監們奔走相告，太妃們去“護國神協天大帝關聖帝君”象前燒香，毓慶宮無形中停了一天課。……

接着紫禁城中就聽見了一種新的“响城”聲：

“袁世凱失敗，就在動了鳩占鵲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為，百姓要的却是舊主”。

“袁世凱與拿破侖三世不同，他並不如拿破侖有祖蔭可恃。”

“叫姓袁的當皇帝，還不如物歸舊主呢。”

……

這些聲音，和師傅們說的“本朝深仁厚澤，全國人心思舊”的話形成共鳴。

我的思想感情這時和頭幾年已大有不同了。這年之初，我剛在奕劻論法問題上表現了“成績”，這時候，我又對報紙發生了興趣。

袁世凱死了不多天之後，報上有了“宗社黨起事未成”，“滿蒙匪勢猖獗”的消息。這是肅親王善耆這些人所謂勤王年的活動起來了。當初公開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偉、升允、鐵良被稱作四個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沒成功，後來除了鐵良躲到天津的外國租界，其餘的都住在日本租界地旅順、大連，仍然通過手下的日本

浪人勾結日本的軍閥財閥，從事復辟武裝活動。其中最活躍的是善耆，在他任民政部尚書任上，他的警政顧問的川島浪速跟他在一起，給他跑合拉攏。日本財主大倉喜八郎男爵給他拿出活動費一百万日圓。日本軍人有森、土井等人給他招募滿蒙武裝，編練軍隊，居然也有了好幾千人。袁世凱一死，就鬧起來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人巴布扎布率領的隊伍一度逼近了張家口，氣勢十分猖獗，最後以巴布扎布本人被部下刺殺告終結。在鬧的最凶的那些天，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勤王軍”和民國的軍隊在滿蒙幾個地方乒乒乓乓地正打得熱鬧，在北京城里的民國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舊祝賀往來，應酬不絕。紫禁城從袁世凱死後那天開始的“興隆”氣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興兵作亂的影響，更不受他們失敗的影響。

袁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紫禁城派了那個曾向袁世凱勸進過的溥倫前去祝賀，黎派了代表來答謝。民國政府又把袁世凱要去的皇帝儀仗送回到紫禁城。元旦和我生日，大總統的札官和民國的大官又來祝賀。我父親也向黎總統、段總理贈送餽饌。內務府比以前忙多了。擬旨賜諡法，賞朝馬、二人肩輿、花翎頂戴，要授什麼南書房行走、乾清門各等侍衛，帶領秀女供太妃挑選，也偷偷地收留下優待條件所禁止的新太監。當然還有我所無從了解的各種交際應酬，由個別的私宴到對國會議員們的公宴。……

總之紫禁城又活躍起來了。到丁巳年（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張勳進宮請安這天，就開始出現了高潮。

在這以前，我親自召見請安的人還不多，也大都限于滿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慶宮念書，在養心殿看看報，其餘大部分時間

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門那边翎頂袍褂多起来了，觉着高兴；听说勤王軍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軍消灭了，也感到洩气。但总的說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听说肅亲王逃亡旅大，消息不明，未免給他担心，可是一看見駱駝打噴嚏很好玩，肅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們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訴我的时候，那一准是一切都商議妥貼了。

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宮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宮，不落座就由陈师傅先开口：“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大臣来給皇上請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請示的。”

“誰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撫张勳。”

“张勳？是那个不剪辮子的宣武軍张勳嗎？”

“正是，正是，”梁鼎芬贊許地点头，“皇上記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勳。”梁师傅向来不錯过頌揚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記憶，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們說起这个张勳的故事。自从民国以来，张勳和他的軍隊一直保留着辮子。袁世凱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以辮子兵攻陷南京而大功告成。辮子兵在南京大搶大烧，誤伤了日本領事館的人，惹起日本人的抗議，辮帅赶忙到日本領事面前陪礼道歉，賠償一切損失，才算了事。这些事是我后来从报上看到的。当时从师傅口中只知道这位旧臣的“忠勇”，知道了他在隆裕死后通电弔唁称为“国喪”，还說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話。袁世凱死了不久，报上登过张勳的一封公电，我也記得，这件公电說的是徐州的

督軍會議对时局的态度,头一条是“尊重优待清室各条”。总之,我相信他是个忠臣,愿意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

按清朝規矩,皇帝召見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凡是召見外来的不經常見的人的时候,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訴我要說些什么話。这次陈师傅用特別認真的神气告訴我,要夸贊張勳的忠心,叫我記住他現在是長江巡閱使,有六十營的軍隊在徐州、兗州一帶,可以問問他徐、兗和軍隊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囑咐說:

“張勳免不了要夸贊皇上,皇上切記,一定要以謙遜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

“滿招損,謙受益。”梁师傅又补充說,

“越謙遜,越是圣明。上次陆荣廷覲見天顏,就称頌圣德。……”

陆荣廷是兩廣巡閱使,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賞賜紫禁城騎馬的民国將領。两个月前他来北京会晤段祺瑞,不知为什么,他到宮里来給我請了安,又报効崇陵植树一万元。在回养心殿的轎里,我忽然想起了那次陆荣廷覲見时师傅們的神色和对我的諄諄教誨,是和这次一样的。那次陆荣廷的出現,好象是紫禁城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內务府和师傅們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賞賜,有我写的所謂御笔福寿字各一张和对联一副,有无量寿金佛一龕,三鑲玉如意一柄,玉陈設二件和尺头四件。陆荣廷走后来了一封信請世續“代奏叩謝天恩”。从那时起,“南陆北張”就成了上自师傅下至太監常提的話头。張謙和就說過:“有了南陆北張兩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在轎子里,我根据太監給我买的那些各种石印画报中就去設想張勳的模样,到下轎的时候,他在我脑子里也沒成型。进养心殿不久,他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